

與幾位演員在一起，談到演戲的心得。

有一位說：“我喜歡演衝突性強的人物，生命有高低潮的。”另一位說：“怪不得你演流氓演得好，演教師就不像樣了。”

還有一位說：“每次演悲劇就感覺自己能完全投入，演得真是悲慘，可是演喜劇就進不去，喜劇的表演真是比悲劇難呀！”另一位這樣答：“那是由於在本質上，人生是個悲劇，真實的痛苦很多，真實的快樂卻很少。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講自己對演戲與人生的看法，得到了兩個根本的結論：一是不管電影、電視劇或舞臺劇，演流氓、妓女、失敗者、邪惡者、落魄者總是容易一些，也可以演得傳神，那是因為大家對壞的形象有一種共同的認知，可是對善良的、樂觀的人生卻沒有共同的標準；二是全世界最難演的人，就是那些平順着過日子，沒有什麼衝突的人，像教師、公務員、小職員、家庭主婦，因為他們的一生彷彿一開始就是那個樣子，結束時也還是那個樣子。

一個演員感慨地說：“平凡是最難演的呀！”

我們如果把這句話稍做轉

平凡最難

作者：林清玄

換，就可以變成“平凡是最難的呀！”或者說“安于平凡是最難的呀！”尤其是當一個人可以選擇轟轟烈烈地過日子時，他卻選擇了平凡；當一個人只要動念就可能獲名得利滿足慾望時，他卻選擇了平凡；當一個人位高權重、力能扛鼎時，他毅然選擇了平凡。



阿圓是金門金沙市場一家雜貨店打雜的小妹，長得不是很好看，加上老闆以吝嗇出名，所以跟其他雜貨店比起來，他們的生意差很多。

阿圓 17 歲，應該中學畢業不久，因為她老穿着一件還留着學號的深藍色舊外套。她話不多，笑的時候老是掩着嘴。後來我們才發現她缺了兩三顆牙。“怎麼不去補？”我們問。她說：“我爸去台灣做工了，說賺到錢會給我補。”

雜貨店老闆是她的親戚，但使喚她的語氣一點兒也不親。有一次，我們甚至聽見他跟別人說：“我是在替人家養女兒！”

那年是我們營部連第一次在外島過年，除夕到初二都加菜，所以除夕前採買的菜是平常的三四倍。那天小包半開玩笑地跟老闆說：“照顧你生意這麼久，也沒看你給我們一包煙！”沒想到老闆竟然冷冷地笑着說：“我以為你們營部連比較乾淨，我看都一樣嘛！”說完，他打開抽屜，拿出一包煙以及兩張百元鈔票塞給小包，然後就往屋裏走。

我知道小包憋了一肚子氣，可沒想到他竟然隨手抓起一打醬油放上推車，說：“這是給連上的紅利！”

阿圓什麼都沒說。在她幫着我們把東西推向採買車的路上，小包把那兩百元拿給她，她一直搖頭，小包說：“拿着，這不是我給你的，這是你的那個親戚給你的過年紅包。”

誰知道我們東西都還沒裝上車，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哨音。一回頭，我們看到老闆帶着兩個憲兵，正指着我們的方向，快步地走過來。

老闆揪住我們，一把將醬油拎出來，跟憲兵說：“你們看！他們偷的。”

停車場里所有人都盯着我們看，就在那種尷尬、不知所措的死寂中，忽然聽到阿圓說：“他們沒有偷啦，是我放錯了。”

她低着頭，指着醬油說：“我以為是他

們買的，就搬上推車了。”

憲兵回頭跟老闆說：“你誤會了吧？”

老闆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後快步走向阿圓，甩手就是一個耳光，說：“你想死啦！”

阿圓沒動，捏着衣擺低着頭，也沒哭，一直到我們的車子開走，遠遠地看去，她還是一樣的姿勢。

車子里，小包沉默着，很久之後才哽咽着說：“剛剛，我好想去抱她一下……”

我們駐地旁邊的公路是金東通往金門名勝海印寺的唯一道路，只在春節的初一和初二對民眾開放。

對我們這些“阿兵哥”來說，道路開放的最大意義是，這兩天里金東地區的美女們一定會從這邊經過，所以早上點名結束後，我們就聚集在視野最好的碉堡中，把所有望遠鏡都架好，興奮地等在那里。

那天天氣出奇的好，陽光燦爛。隨着各店家的那些美女陸續出現，碉堡里不時掀起騷動，忽然，有人說：“欵仔、小包，你們的救命恩人出現了！”

我們分別搶過望遠鏡，然後看到了阿圓。她穿了身新衣服，白色的套頭毛衣，下身

則是一條深藍色的褲子，頭髮好像也整理過，還箍着一個白色的發箍，整個人顯得明亮、青春。

她和身邊一個黝黑的中年男人開心地講着話，另一邊則是兩個像是她弟弟的男孩。

小包放下望遠鏡，大聲地喊她，可是她好像沒聽到，碉堡里忽然掀起另一陣忙亂，幾分鐘不到，簡易的擴音器竟然就

最難得的是，一個人不論在多么不平凡的情況下，還有平凡之心，知道如何走進平凡人的世界，知道這世界原是由平凡者所構成，自己的不凡是多數人安于平凡所造成的結果。

平凡者，就是平順、安常、知足，平凡人的一生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。一個社會格局的開創固然需要很多不凡人物的創造，但一個社會能否持久安定並維持文化的尊嚴與品格，則需要許多平凡人的默默奉獻與犧牲。

每個人青年時代的立志，多是要做頂天立地的大丈夫，要做叱咤風雲的大人物，可是到了後來才發現，其實自己也不過是社會里平凡的一分子，沒有變個能成爲真正的大英雄大豪傑。但我們從更大的角度看，那些自命爲大人物者，何嘗不也是宇宙的一粒沙塵呢？

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要立大志，而是當我們往大的志向走去時，不管成功或失敗，都要知道“平凡最難”！

平凡不只是演員在戲臺上最難扮演，在實際人生里也是最難的一種演出。

架設起來了。

小包朝公路那邊喊：“阿圓，你今天好漂亮！真的好漂亮呢，阿圓！”整條公路上的人都停下腳步聽，然後紛紛轉頭四處顧盼，好像在找誰是阿圓。

阿圓愣了一下，看看父親，然後朝我們這邊望着。小包有點兒激動，接着說：“營部連小包跟阿圓說謝謝！跟阿圓爸爸說新年快樂，你女兒好棒，而且好漂亮！”

她父親朝我們這邊招了招手，然後好像在問阿圓發生過什麼事。

我看到小包的眼眶有點紅，於是拿過擴音器接着說：“阿圓，你是我見過的最勇敢的美女！我們營部連所有的人都愛你！”

公路那邊的人都笑了，甚至有人鼓起掌來。之後，擴音器被傳來傳去：“阿圓，謝謝！”“阿圓，我愛你！”“阿圓是金門最漂亮的女孩！”不同的聲音不斷地喊着，整個太武山有好長一段時間一直縈繞着阿圓的名字。

從望遠鏡里我們看到阿圓流淚了，她遮着嘴，看着我們碉堡的方向。

其實她是笑着的，在燦爛的陽光下。



春天

作者：吳念真

一位瑞典女記者在網上寫道，她和一位男同事去採訪一個文化活動，那位男同事告訴她：“文化館里沒什麼人，只有一些老太太。”

儘管被聯合國評爲世界女權最高的國家，在荷爾蒙旺盛的瑞典大男人那里，老年女性仍然是被輕蔑的一群。這里不論是文化館、圖書館，還是劇院、音樂會和新書發佈會，到處都看到受過良好教育的、衣着得體的老年女性。她們是文化活動忠實的參與者，是她們支撐了瑞典的文化事業，在積累文明、向後代傳播知識方面，她們可以稱得上是文化的載體。然而她們卻被人如此漠視。

我深感不平，將這件事說給我的一些瑞典姐姐們聽，她們都一笑了之。西方人說：“Every dog has its day.”（每只狗都有它的好日子）。對於那些退休了的老姐姐來說，好日子正開始呢。辛苦工作了大半輩子，現在她們終於不用上班了，有了足夠的閒暇時光，來享受自己的生活情趣。在退休

金足夠的晚年，她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接近生命自由的人。

“Follow Your Bliss!”（追隨你內心的喜悅！）夏斯婷退休後進入一個美術班，她送我一幅濃綠色的風景塗鴉。瑪格麗達繼續兼職一些酗酒吸毒者的輔導員，雖然現在是義工了，她對人的關懷一如既往。巴樂布爾跑到我任教的成人夜校念中文，

她去中國旅行過，對這種古老的圖畫文字產生了興趣。伊列娃參加了一個教寫回憶

錄的文學進修班，她決定學會寫作技巧，以把自己的一生記錄下來。麗達有時去紅十字會辦的二手商店幫忙，當起義務售貨員來。不但在繪畫、樂曲與書籍之中獲得豐饒之美，她們還從職業婦女搖身一變，變成無所不能的“超級阿姨”，在生活藝術方面大顯身

手。例如，重新拾起編織和刺繡，綉出華麗的花卉圖案；爲自己縫紉經典淑女穿戴的帽子、大衣、裙子和襯衫；爲孩子們烘烤生日蛋糕，製作美味的果醬。在迷人的陽光下，她們悠閒地與好友喝咖啡聊天。

衰老是一種過程，就像泉水慢慢乾涸，華樹漸漸枯萎，日光緩緩衰弱。然而，這些女人本身就是光亮之源，是伏爾泰曾經讚美的“老去的年華因甦醒的智慧而閃耀的女人”。不再擁有青春的老女人們，有了波瀾不驚的明智心境，在女性情

學會了平靜、悲憫與包容，在泥潭里冉冉升起溫柔的自我之星。鉛華洗盡見真淳，她們不再在乎男人的目光與他人的審美標準，不再爲自己的胸圍、腰圍而操心。

然而此時，她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懂得愛，更具有精神之愛的能力。就像心理學家所指出的：一份豐盛滿足的感情，必然要以具有愛的能力作爲前提，愛的能力來自個人內在意志的堅持及長時間與人互動修練。

歲月只能在她們臉上刻上皺紋，卻無法在她們鮮活浪漫的靈魂上留痕。雖然遲暮之年必須面對生命的倉促、能量的喪失，但日本著名的老奶奶詩人柴田豐仍然吟唱她轟動人心的小詩——《秘密》：“即使是九十八歲/我也還要戀愛/還要作夢/還想乘上那天邊的雲。”

如同天籟之音，這是一種“向死而生”的生命美學，以語言的光輝照亮死亡的恐懼，在人生盡頭的黃昏里烘托出精神的絢麗。

她們暮年的肉體有一種秘密的美感，那種神秘的美只向愛她們並爲她們所愛的男人顯現。七十歲的瑞典大姐瑪格麗達告訴我，她的老師哥丈夫仍然認爲她的肉體美不勝收——那成熟垂挂的乳房下面有太陽的光暈。



安妮的鑽石耳環

作者：詹育彰

我想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年多前的某個傍晚，安妮到診所來告訴我她被診斷出肺腺腫瘤時的情景。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震驚了，幾度張口欲言，卻又找不到話說。

靜靜對坐了一會兒，沉重的氛圍里，還是安妮先開口：“所以啊，我還有什麼好節食的。”她吃了一大口手中的冰淇淋，自嘲地笑笑，“以後只怕想胖還胖不起來呢！”

當我們的健康面臨威脅時，生活中各項事物輕重緩急的排序會忽然重整，原本被我們重視的外貌，似乎在一瞬間變得那麼微不足道。

“那麼，你今天來是要……”我猶豫地問，腦海里雜亂的思緒紛至沓來，我想不出自己能幫她些什麼。她總不會是來做醫學美容療程的吧？現在做這些有意義嗎？

如果做這些沒有意義，那我十幾年來每天小心翼翼、再三斟酌，幫人家去皺、除斑、微整，都在忙些什麼？我的人生如果忙的都是沒有意義的事，那不就是沒有意義的人生嗎？當初是不是應該選個比較偉大的濟世救人的科別？

思緒越飄越遠，疑問越滾越大，我的人生價值與定位，在電光火石間竟被撼動了！“我想要鑲射穿耳洞。”安妮的聲音把我拉了回來。“啊？”我的世界還在天崩地裂、搖搖欲墜，一時無法思考。

“是這樣的，我有一對很漂亮的鑽石耳環，可是沒有耳洞，一直無法佩戴。”安妮閑閑地說，“到時候化療開始掉頭髮，我想戴着那耳環，閃閃亮亮的，閃得讓那些來看我的人忘了我沒有頭髮。”語句里雖然難免有一絲苦澀自嘲，但她笑得像個期待禮物的孩子。

就是那個堅強的笑容，讓我搖晃崩塌的世界重新歸位，再次穩定了下來。

喧囂擾攘的俗世、庸碌短暫的生命，有什麼東西到頭來不是虛幻的？我忽然領悟，我們不管走到哪里，遇到什麼，總要盡力讓自己走得開心、走得漂亮，絕不能只因為遲早有終點，就意志消沉，不願抬頭！在瑣碎的生活中，找出一點一滴的快樂，逐漸累積成一段幸福的旅程，這樣才最實在。而我的工作，就是幫助大家一路上走得開心、走得漂亮，這怎麼會沒有意義呢？生命過程如果不精彩、不快樂，活得再久又如何？像我們小小的皮膚科醫師，或是其他各行各業的朋友，只要能幫助彼此在旅途中增添一點笑容、解決一些煩惱，不也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嗎？

我看看面前這個樂觀豁達的女子，心中充滿憐惜與佩服。她頭頂雖已滿天烏雲，卻還努力在風雨飄搖中尋找屬於自己的快樂。

很多人或許覺得，追求外在的青春與美麗稍嫌膚淺，應該順其自然，年歲到了就該任隨紅顏老去。但換個角度來看，面對所謂的自然定律未戰先降、自動放棄，這樣的態度是不是也有些消極？如果所有人都認定人一定不會飛，順其自然，今天我們哪來的飛機和宇宙飛船？

仔細想來，我們每一次保養肌膚、每一次接受醫療美容，其實都是對自我、對世界的一個宣告：“我要變得更好！我還在努力！我還沒有放棄！”像這樣，才算是真正勇敢的、真正堅持到最後的運動員精神！

安妮前幾天又來到診所，來治療因藥物副作用所造成的青春痘。因爲她選擇使用標靶藥物治療，沒有用到化療，所以依舊一頭長髮、神采奕奕，襯着耳環，更漂亮了。